

# 岭南诗坛“双雄辉映”

□叶延滨

杨克和卢卫平是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诗人，也是广东诗坛两位非常重要的代表性诗人。

杨克是当代诗坛有重要影响的成熟诗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诗坛后，一直活跃在创作前沿，出版了《杨克诗选》等12部诗集，不少作品译介到国外，并且屡次获得国内外的文学奖。在过去40年的创作中，杨克以先锋姿态出发，在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等领域都做过有益的探索，并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得到诗界肯定。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呈现了一位成熟老到的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

杨克的作品正如其所说：“一个诗人可以写自我，写内心，写梦呓……同样，他也应该写山川，写土地，写黎民苍生，写慎终追远，呈现语言文学的千年积淀。”换言之，杨克将家国情怀、大道苍生奉为圭臬，正是他近期创作的重要方向。将时代与社会的重大主题纳入视野，这些重大的主题和时代的声响，呈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新尝试。如传播较广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不再是老派政治抒情诗激情加政治表态，而是用艺术形象开拓新的时代精神。在这首诗里，祖国这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词，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一系列形象，是活生生的兄弟姐妹，而这一切又聚为石榴这个诗体形象。家国情怀是中国诗人无法回避的诗歌主题，努力保持与时代和大众的有效交流，杨克以新的诗美艺术代替激情和说教，让时代主题以美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

杨克近期以大道守正的努力，将现实生活的现代性

与现代诗的现实感结合，让这个时代的地标性符号在诗歌里找到了位置，同时也为诗歌长廊增加了新的艺术形象和美学符号。正如诗作《天河城广场》以目不暇接的新形态新方式给读者以新视野。杨克在这首诗里，写出广东的世态百相，可以看作是一幅现代的广东“清明上河图”。而最后一段诗人的进入，以神来之笔写出了当下与历史的联系：“一位女友送过我一件有金属扣子的青年装/毛料。挺括。比西装更高贵/假若脖子再加上一条围巾/就成了五四时候的革命青年/这是今天的广场/与过去和遥远北方的唯一联系。”这类作品如画师之笔，为广东今天的社会巨变留下了一幅动人的画幅：《在华强北遇见未来》《疫情中从容的广州》《亲近大国重器智能燎原》等。

作为诗人精神图腾的作品，在这本诗集中，诗人一方面努力回应时代，为新的生活留下证言。另一方面远溯历史，追寻传统之源，致敬先贤，呈现了一个当代文人的自觉修为，如诗作《轻亦敬亭山，重亦桃花水》，这样的作品证明诗人在努力探索与时代生活融合创新的时候，时时遵从内心感悟。

卢卫平是当代诗坛公认的实力诗人。他是改革开放后来南方沿海的知识分子，从打工仔重新开始的人生与诗为伴，使他的写作始终忠于自身的经验和内心。在诗坛他的名字几乎是优质诗歌的符号。诗集《瓷上的火焰》再次呈现了诗人超凡的才能和创造力。

卢卫平是与时代同行的优秀平民知识分子写作者。

几十年来他与创造这个时代的巨大移民潮有共同的命运，他因为这个巨大的社会群体发声代言，而得到读者高度的认可。他在低处歌唱，坚守平民立场，使他的作品留下了这个时代变革的鲜明肌理，也成为中国社会基因新形态的美学呈现。《我后悔让这块石头开花》等诗歌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肌理和最新的证言。以人民为中心，在卢卫平诗歌中不是口号而是写作的宿命。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移民潮创造了一代新人，他们经历断臂之苦，也经受嫁接之痛。卢卫平诗歌的成功就在于经历这种痛苦蜕变之后，他用全新的视野看待曾经熟悉的世界，那些曾被旧式教科书、旧习俗甚至旧话语方式规范的事物，经过诗人祛蔽而得以重新命名。其实这就是诗人的天职，卢卫平说“诗人是词语的囚徒，也是词语的看守，只有诗能让诗人的这两个身份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为这个世界重新命名，创造新的意象和意境，与此同时，也让陈旧的语言获得了新的张力和内涵。

卢卫平坚守着平民写作的立场，坚持诗歌创新开拓，更自觉完成当代文人对诗歌语言的修炼把握。卢卫平的诗歌是低处生长的，但他达到的高度使许多不同美学追求的诗人与不同审美修养的读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知音，因为读这些作品让我们相信卢卫平的话：“诗歌服从于内心的需要，在深夜，我面对不可能被照亮的事物，仍然不忘点燃灯笼，直到黎明来临。”正因为如此，卢卫平的创造与对卢卫平创作的研究，都必然引起当代诗坛的关注。

## 「方向」与「力度」兼具的写作

□罗振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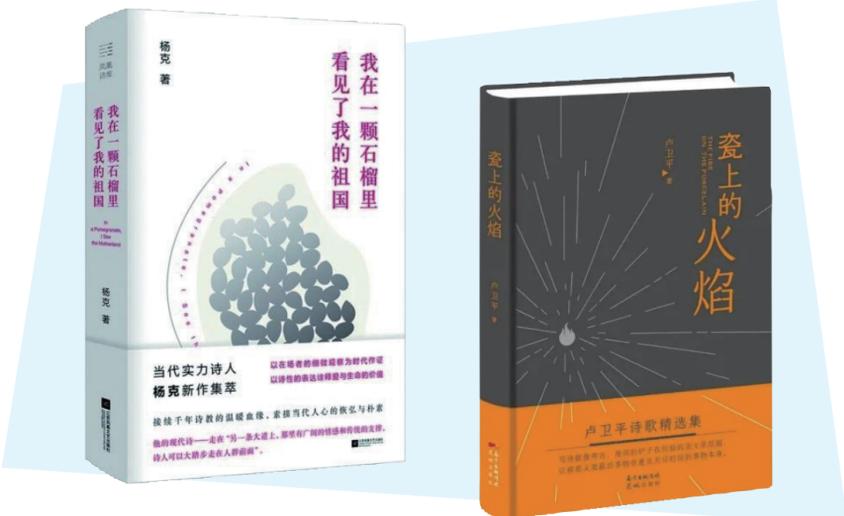
杨克亲历过许多流派与潮流的更迭，却从不被流行的趣尚所左右和裹挟，而是一直视诗为生命栖居的精神家园，坚守独立的文本立场，历经40多年的风云流转，终成一只不老的“青鸟”。回望并不算短的创作历程，好像杨克从没错过大红大紫的“速菜”光环，也无隔日黄花的“速朽”的悲哀。而且他沉潜自觉，越写越好，既有着标志诗人成熟的明确的方向感，又饱具撼动灵魂的重量和冲击力。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日前出版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再次透露了这一信息。

打开和诗集同题的第一首诗，很多读者会出现不小的审美惊颤，石榴、祖国这两个体量悬殊、毫无关系的意象，怎么能耦合在一起，又怎么可以从一颗石榴里看见祖国？势若南北两极的本体和喻体并置铺陈，但仔仔细细读下来便会觉得其组合的构思又是巧妙“合道”的。从这首诗不难看出，对杨克来说，写诗是关乎心灵和精神之事，所以他的诗是“走心”的。不论是《新桃花源记》《担忧》中人类理想与人间大爱的执著观照，还是《人工智能美少女》《花城广场》等都市景观、体验的日常凝眸，抑或《人杰地灵》《温暖之诗》的环境与生态的温热抚摸，均因“心灵总态度”的融入，烙印着主体的思想渴望和吁求，蛰伏着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可能。杨克高出一股诗人的人的，当很多人以为“非”诗的社会、现实层面的因素无助于诗歌之美时，他的诗从心灵出发，却很少沉溺于个人情怀的抒情，而是力求在“及物”向上建构自己的诗歌美学，在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宽阔“对话”中，对现实做出贴近而又超越的诗意发现和言说。尤其是他早期诗歌《对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中“血肉之躯/不能抽去骨头”的诗人身份认知，更赋予他的诗一种“为天地立心”的担当色彩，其诗作常以个人视角传递群体或时代的情思意向，不管诗风如何嬗变，总能做到诗魂硬朗，充满力量。作为现实与人类良知的代表，杨克诗歌相互间聚合拼贴的散点透视，完成了转型期中国“形象心史”的书写，从中能够把捉到历史的纹理走向和内在脉动。

南方成长起来的杨克想象力出色，他的诗在感性路线上行走得稔熟自如。大都市最为嘈杂凌乱的场所经他数笔勾勒便形神毕现。拥挤和孤寂、时尚和欲望、健康和溃疡等矛盾因子的耦合，见出了都市繁华背后冷漠残酷的本质。而更为引人瞩目是，杨克诗中“思”之品质和分量在日益强化。诗是“肉身中灵魂的顿悟与觉醒”观念，同丰富的人生阅历、自省的心理结构、超拔的直觉能力遇合，使他的《死亡短讯》《石匠》《风扛下了所有的罪》等诗，不时逸出生活、情绪以及感觉的层面，直抵事物的本质，成为回味与沉思的结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内质，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园，或一条人生的“眉批”。隶属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诗里融汇，无疑增加了杨克诗意的钙质、高度和深度，也会引发读者对诗歌只是情感的抒发、只是生活的表现的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与诗魂的高迈硬朗相比，杨克在诗艺上更不甘人后。他的《石油》《绿色自行车》《乘高铁从湘潭到长沙》等作品中广场、石油、电话、汽车、轿车、邮递员、邮轮、车站、高铁、隧道等商业叙述的物质类语码大量起用，以新质显豁的意象系列打造，和现代人繁复、神秘而紊乱的心理达成了理想的对应，冲击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格局，超拔的直觉能力遇合，使他的《死亡短讯》《石匠》《风扛下了所有的罪》等诗，不时逸出生活、情绪以及感觉的层面，直抵事物的本质，成为回味与沉思的结晶，在感性之外滋生出一定的理性内质，更像是一片片思想的家园，或一条人生的“眉批”。隶属南方的感性和偏于北方的理性在诗里融汇，无疑增加了杨克诗意的钙质、高度和深度，也会引发读者对诗歌只是情感的抒发、只是生活的表现的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反思。

另外，也许是越来越意识到新诗和传统融合的必要，杨克诗歌中打量古代文化和诗歌的成分明显增加，如《苏东坡》《仙游寺遭遇白居易伏案疾书长恨歌》《风度张九龄》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不只是对古人精神与思想的再现与恢复，更是诗人与先贤之间跨时空精神“对话”之后对他们的想象与重述。可以说，杨克诗歌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所打开的艺术可能性及其不俗表现，对诗坛均不无启示。



## 赞美时代的两副歌喉

□刘立云

把杨克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和卢卫平的《瓷上的火焰》两本诗集放在一起研讨，有些合并同类项的味道。但仔细想来，偶然中有必然，刻意的安排表现一种合乎逻辑的归纳和提炼。因为两位诗人的人生经历和他们在许多年后奉献给我们的这两部诗集，不仅对广东，同时对于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生存和成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定，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姿态和心态，这种姿态和心态又决定了他们在诗歌界发出的声音，一个高亢、激越，像大河奔腾，滚滚向前；一个舒缓、深沉，如山重水复，曲径通幽。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因为彼此的不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性情、学识和爱好而形成的创作差异。但两个人都是时代的歌手，他们的歌唱，说到底，是用处在不同音区的两副动听的歌喉，共同赞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杨克是资深的校园诗人，公认的著名诗歌活动家。从大学开始，他非常幸运地参与了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诗歌运动。他的诗歌创作关注时代、贴近现实、气魄宏大，具有相当丰沛的政治激情与思想穿透力。一些伟人、大词、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诸如“我的中国”“苏东坡”“大东湖”“新桃花源记”“黄河”“高铁”“六维空间”“时空之门”等等，频频出现在其创作的字里行间，有的还直接成了作品的题目。

2006年，杨克写出了作为这本诗集书名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为突出这首诗的重要性，他把它放在了篇首开宗名义的位置。通常一本诗集都有一篇或数篇诗人倾注满腔热血写作的中心篇章。毫无疑问，杨克就是把这首诗作为他这本诗集的中心篇章的。我想郑重指出，从作者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出发，把这首诗放在这本诗集开门见山的位置，意味着杨克讴歌祖国、讴歌时代和人民的写作大大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境界。他自己在诗里说，这是“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掏出一颗拳拳的心”。让人高兴和振奋的是，此时杨克眼里的人民，是像石榴一样的祖国用她犹如天地般“硕大而饱满”的胸膛，“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酿成酸甜微笑”。一颗石榴别有洞天，能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时代和人民，与多年前写下的《人民》相比，说明国家在变，时代在变，诗人的心态、胸襟和情感也在变，视野更加开阔和高远了。接下来，他“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马上想到“就是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当石榴裂开，露出一粒粒晶莹的颗粒饱满的果实，立刻又想到那是我们亭亭玉立，“脸蛋儿都红扑扑的”“穿石榴裙的姐妹”，或者“风餐露宿”“至亲至爱的好兄弟”。

相信大家注意到了，收入杨克这部诗集中的108首诗，大部分写于2019至2021年期间，而且这3年中写的诗主题差不多都集中于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即使明显看得出是应邀去参观和采风的诗，他也能从具体景象中看到时代前进的身影，听到呼啸而去的历史车轮发出的铿锵作响的声音。这种昂扬向上的品质和格调在辑二《云端交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仅仅看一眼题目，如《在华强北遇见未来》《人工智能美少女》《亲近大国重器智能燎原》《在赛格顶层眺望落月洲》《以模具制造簇新的世界》《乘高铁从湘潭到长沙》《蓝鲸雕塑》《跨海大桥，或献给港珠澳》《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等等，我们就能被诗人的热望和激情深深感染。

如同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当作解读杨克同题诗集的中心篇章，读完卢卫平诗集《瓷上的火焰》，我认定《动物园》是打开这本诗集的一把钥匙。在诗人几十年的创作中，我发现《动物园》是他少有的一首运用广角镜头写成的诗篇。写动物园的动物不算新鲜，逐一评价这些动物也难以看到高明之处，但把在动物园看到的动物和它们的秉性与自己身边的、自己的爱憎和好恶对应起来，就显得独具匠心，别出心裁了。而且，请注意，诗人称谓笔下的动物，那些老虎、熊猫、野猪、猴子、蛇、狐狸和豹，用的是“他”，称谓孔雀和羊，却是“她”。读到这首诗，明眼人马上知道，他写到的动物园已经不是纯粹的动物园，而是他眼里的城市和城里人。而且这种印象是他从相对贫困的湖北红安到达极大开放的南方沿海城市后获得的。读完这首诗，掩卷沉思，我们对诗人来到改革开放前沿后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他为人处事的习惯和心理，还有他的朋友圈、他的活动半径，甚至他的感情生活，就立刻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并可以作出相关判断。落实到他的诗歌创作，我们能想到他创作的内容和风格是怎样的敏感、纤细、柔软，怎样的锋芒内敛和去意惺惺。他完全可以想象，他是一个追赶时代的人，对一切新生物保持足够的热情；他纵情讴歌新生活，欢呼一切向善向好的变化。但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他却希望自己冷下来、慢下来，把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控制在既理性又比较纯粹的范围之内。我还想提醒朋友们把卢卫平的首部诗集里名为《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的代表作，与杨克诗集里的中心篇章《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做一个对比，这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两首诗同是写水果，它们一明一暗、一大一小，让我们从中看到他们要讴歌和赞美的，都是我们伟大时代涌现的人和事物；听到的都是这个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两位已经融入广东这片热土的诗人，可谓异曲同工，惺惺相惜。他们渴望到达的，当然是我们的人民向往的诗和远方。

卢卫平是我一直喜爱并关注的一位诗人。2007年我曾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评论《卢卫平：“向下”与“向上”》，认为：“这里说的‘向下’与‘向上’，指的是卢卫平诗歌中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下的，执著地固守着大地；另一个层面则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如今15年过去了，他的诗歌创作依然坚守着这两个层面。他在最近所写的《诗歌笔记》中说：“诗人最佳的睡姿是侧睡，一只耳朵紧贴大地听种子发芽，一只耳朵朝向天空听星星密语”。不过，随着他人生经验的丰富，思维领域的开阔，对诗歌感悟的深入，他的诗歌创作又呈现出一种更为阔大的格局，在他的身上，大悲悯的情怀与丰富的诗性智慧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合一。

卢卫平是一位具有大悲悯情怀的诗人。1965年他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新建乡龙井冲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从小经历的底层生活体验，使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夜。卢卫平有好几首作品是献给他的父亲与母亲的，像《母亲活着》《在雨中送母亲上山》《在邮局填汇款单》《父亲的孤独》等，写的就是他对父母的骨肉深情。母亲去世以后，他去送葬，把母亲埋在了山上，诗人向母亲告别时说道，“母亲，你上山了/你上山后，山上就多了一座山/……我一辈子比水还低的母亲/因为这山站到了高处/我一辈子像草一样卑微的母亲/在这座山上伟大”（《在雨中送母亲上山》）。诗人是在写自己的母亲，但也是在为底层民众发声，说出了卑贱者最高的道理。

除去写自己的亲人，卢卫平更把眼光投射到当下社会，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底层的生存现状。《粉笔灰》写他的小学语文老师，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我问他/你每次上完课后/都会拍一拍身上的粉笔灰/为什么那些粉笔灰/都跑到你头发上去了”，老师“没回答我粉笔灰的提问/就像我的父亲/一辈子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没回答我一个正直的人/怎样才能少走弯路”。

比较而言，当卢卫平写父母、写老师这样身边的亲人的时候，他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情景入诗，而当卢卫平把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像这种直接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入诗中的情况并不多。他深知，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言说世界。当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他的诗歌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如实展览上，而是把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在新世纪初他所写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表面上是写的苹果，实际上暗示的是城市的街道上簇拥的一群群打工的乡下女孩，她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面对着顾客，面对着城市的挑选。这里面融入了诗人对打工一族的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深切的爱，体现了诗人的诗性智慧。这种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集中表现为“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诗歌笔记》）。在卢卫平近年的诗作中，他更喜欢以动植物的形象入诗，而且大多数是诸如蚂蚁、苍蝇、飞蛾、萤火虫、青苔、落叶、蚯蚓、咸鱼这些微不足道的动物和植物。

在诗人笔下，蚂蚁是芸芸众生的象征。当雷声轰鸣，黑云压城，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纷纷回到屋里关上窗子，但诗人却想到：“不知蚂蚁是否接到/搬家的通知/……我不希望有蚂蚁受伤”（《我为什么只想到了蚂蚁》）。透过这一场面，诗人那颗博大的爱心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苍蝇是“四害”之一，诗人不喜欢苍蝇，希望在生活中没有一只苍蝇。然而，当他在屋檐下看见一只苍蝇被粘在蛛网上，而蜘蛛张着大嘴向苍蝇爬来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捅破这张蛛网/拯救这只我永远不/喜欢的苍蝇”（《苍蝇》）。万类霜天竞自由，生存的权利是上天赋予每个生灵的权利。当某一生灵，尽管是他所不喜欢的，其生存受到威胁时，诗人发出正义的呼声就顺理成章了。

萤火虫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它的尾部会发光，便成为小朋友们的所爱。诗人10岁的时候，捉了100只萤火虫，将它们装在玻璃的罐头瓶中，希望在父亲熄灭了煤油灯后，能靠玻璃瓶中的萤火虫照明。然而他失败了：“我忽略了/萤火虫是有翅膀的/它点灯，是为了照亮它的飞翔/但我没想到，这些萤火虫宁愿死/也不会在一个封闭的罐头瓶里发光”（《萤火虫》）。诗人通过这个小故事，写的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大道理。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美国建国前夕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最后的这句名言，就被萤火虫这一微小的形象彰显出来了。

青苔作为一种小型的苔藓类植物，属于植物中的低级形态，一般生长在裸露的石壁上或潮湿的森林以及沼泽地里。提起青苔，人们会想到袁枚的那首《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诗的主旨是励志。卢卫平的《青苔》一诗，写的是生长在石头上的青苔：“我祝福/那些已成为宝玉石的石头/我偏爱/所有没有实现梦想的石头/我用生命/年复一年地/在这些石头上/做着时间的笔录/我告诉世界/即使是一块被遗忘的石头/也能找到它的陪伴/也有它的春夏秋冬”（《青苔》）。此诗以“青苔”自述的语气，歌咏的是那些平凡的被遗忘的石头，寄寓了对未能实现梦想的底层人们的关爱。

在《秋天的担心》一诗中，诗人展示了麻雀、大雁、落叶、涟漪四种秋天的景物：

一群麻雀飞过/我担心飞得最低的那一只/暮色正在降临/我希望天黑之前/它能飞到安置在树顶的家中//大雁南飞/我担心落在雁阵最后的那一只/天空辽阔无边/它回家了/云中就不会有迷路的孤雁//地上落叶成堆/我担心最高的枝丫迟迟/没有落下的那一片叶子/它已枯黄/我不愿看到大雪纷飞/它还没有归根//我坐在湖边/看风在水面精雕细琢的/涟漪越来越深/我担心我的涟漪/在我起身离开的瞬间/成了我身上的皱纹

这首诗最能代表卢卫平人到中年中的诗歌风格，没有狂放的呼唤，没有青春的张扬，在平静的叙述中，大悲悯的情怀与诗性智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卢卫平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卢卫平在《诗歌笔记》中说：“一匹马在我长长的影子吃草。”我将美国诗人赖特的这句诗改为：“一匹马在草里吃着它长长的影子”。谁更深度意象？”从中可以看出，卢卫平近年来的作品似乎颇受美国“深度意象”诗歌流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的启发。“深度意象”派提倡自然语言，力图返璞归真，强调诗歌的音乐性和“内在力量”，认为听众和读者与诗歌的相遇就是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与卢卫平在《诗歌笔记》中所说的“自在，是一切事物最诗意的表述。诗人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语言，无限接近事物的自在”，的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从当代诗坛的代际划分来说，卢卫平属于“60后”的一代。在我看来，“60后”诗人由于他们独特的生活遭际，他们从小经历的苦难、长大后亲历的社会变革以及后来有机会得到的较为完善的教育，使他们对生活对艺术有了不同于前代诗人，也不同于后代诗人的自己的理解，这一代诗人的佼佼者已构成了撑起当代诗歌天空的脊梁。

卢卫平在他的《诗歌笔记》中说：

我不担心我手中的笔会干涸，只要灯不熄灭，我就能从墙上我的影子挤出墨水。

如果没有诗歌，时间的每一声嗒嗒，都将成为死亡向我们逼近的脚步声。诗歌抵抗死亡，诗歌拒绝遗忘。

从中我听到了一位诗人为了抵抗时间的流逝与生命搏击的声音，也正是在这样的声音中，我看到了一个纯洁的、高尚的、真正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 悲悯情怀与诗性智慧的合一

——读卢卫平的诗

□吴思敏

卢卫平是我一直喜爱并关注的一位诗人。2007年我曾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评论《卢卫平：“向下”与“向上”》，认为：“这里说的‘向下’与‘向上’，指的是卢卫平诗歌中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下的，执著地固守着大地；另一个层面则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如今15年过去了，他的诗歌创作依然坚守着这两个层面。他在最近所写的《诗歌笔记》中说：“诗人最佳的睡姿是侧睡，一只耳朵紧贴大地听种子发芽，一只耳朵朝向天空听星星密语”。不过，随着他人生经验的丰富，思维领域的开阔，对诗歌感悟的深入，他的诗歌创作又呈现出一种更为阔大的格局，在他的身上，大悲悯的情怀与丰富的诗性智慧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合一。

卢卫平是一位具有大悲悯情怀的诗人。1965年他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新建乡龙井冲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从小经历的底层生活体验，使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夜。卢卫平有好几首作品是献给他的父亲与母亲的，像《母亲活着》《在雨中送母亲上山》《在邮局填汇款单》《父亲的孤独》等，写的就是他对父母的骨肉深情。母亲去世以后，他去送葬，把母亲埋在了山上，诗人向母亲告别时说道，“母亲，你上山了/你上山后，山上就多了一座山/……我一辈子比水还低的母亲/因为这山站到了高处/我一辈子像草一样卑微的母亲/在这座山上伟大”（《在雨中送母亲上山》）。诗人是在写自己的母亲，但也是在为底层民众发声，说出了卑贱者最高的道理。

除去写自己的亲人，卢卫平更把眼光投射到当下社会，他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底层的生存现状。《粉笔灰》写他的小学语文老师，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我问他/你每次上完课后/都会拍一拍身上的粉笔灰/为什么那些粉笔灰/都跑到你头发上去了”，老师“没回答我粉笔灰的提问/就像我的父亲/一辈子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没回答我一个正直的人/怎样才能少走弯路”。

比较而言，当卢卫平写父母、写老师这样身边的亲人的时候，他会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情景入诗，而当卢卫平把观察的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时候，像这种直接把生活中的人物写入诗中的情况并不多。他深知，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言说世界。当他以大悲悯的情怀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他的诗歌没有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如实展览上，而是把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在新世纪初他所写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表面上是写的苹果，实际上暗示的是城市的街道上簇拥的一群群打工的乡下女孩，她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面对着顾客，面对着城市的挑选。这里面融入了诗人对打工一族的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深切的爱，体现了诗人的诗性智慧。这种智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集中表现为“在最简单的词语中看见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诗歌笔记》）。在卢卫平近年的诗作中，他更喜欢以动植物的形象入诗，而且大多数是诸如蚂蚁、苍蝇、飞蛾、萤火虫、青苔、落叶、蚯蚓、咸鱼这些微不足道的动物和植物。

在诗人笔下，蚂蚁是芸芸众生的象征。当雷声轰鸣，黑云压城，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纷纷回到屋里关上窗子，但诗人却想到：“不知蚂蚁是否接到/搬家的通知/……我不希望有蚂蚁受伤”（《我为什么只想到了蚂蚁》）。透过这一场面，诗人那颗博大的爱心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

苍蝇是“四害”之一，诗人不喜欢苍蝇，希望在生活中没有一只苍蝇。然而，当他在屋檐下看见一只苍蝇被粘在蛛网上，而蜘蛛张着大嘴向苍蝇爬来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捅破这张蛛网/拯救这只我永远不/喜欢的苍蝇”（《苍蝇》）。万类霜天竞自由，生存的权利是上天赋予每个生灵的权利。当某一生灵，尽管是他所不喜欢的，其生存受到威胁时，诗人发出正义的呼声就顺理成章了。

萤火虫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它的尾部会发光，便成为小朋友们的所爱。诗人10岁的时候，捉了100只萤火虫，将它们装在玻璃的罐头瓶中，希望在父亲熄灭了煤油灯后，能靠玻璃瓶中的萤火虫照明。然而他失败了：“我忽略了/萤火虫是有翅膀的/它点灯，是为了照亮它的飞翔/但我没想到，这些萤火虫宁愿死/也不会在一个封闭的罐头瓶里发光”（《萤火虫》）。诗人通过这个小故事，写的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大道理。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美国建国前夕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中最后的这句名言，就被萤火虫这一微小的形象彰显出来了。

青苔作为一种小型的苔藓类植物，属于植物中的低级形态，一般生长在裸露的石壁上或潮湿的森林以及沼泽地里。提起青苔，人们会想到袁枚的那首《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诗的主旨是励志。卢卫平的《青苔》一诗，写的是生长在石头上的青苔：“我祝福/那些已成为宝玉石的石头/我偏爱/所有没有实现梦想的石头/我用生命/年复一年地/在这些石头上/做着时间的笔录/我告诉世界/即使是一块被遗忘的石头/也能找到它的陪伴/也有它的春夏秋冬”（《青苔》）。此诗以“青苔”自述的语气，歌咏的是那些平凡的被遗忘的石头，寄寓了对未能实现梦想的底层人们的关爱。

在《秋天的担心》一诗中，诗人展示了麻雀、大雁、落叶、涟漪四种秋天的景物：

一群麻雀飞过/我担心飞得最低的那一只/暮色正在降临/我希望天黑之前/它能飞到安置在树顶的家中//大雁南飞/我担心落在雁阵最后的那一只/天空辽阔无边/它回家了/云中就不会有迷路的孤雁//地上落叶成堆/我担心最高的枝丫迟迟/没有落下的那一片叶子/它已枯黄/我不愿看到大雪纷飞/它还没有归根//我坐在湖边/看风在水面精雕细琢的/涟漪越来越深/我担心我的涟漪/在我起身离开的瞬间/成了我身上的皱纹

这首诗最能代表卢卫平人到中年中的诗歌风格，没有狂放的呼唤，没有青春的张扬，在平静的叙述中，大悲悯的情怀与诗性智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卢卫平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卢卫平在《诗歌笔记》中说：“一匹马在我长长的影子吃草。”我将美国诗人赖特的这句诗改为：“一匹马在草里吃着它长长的影子”。谁更深度意象？”从中可以看出，卢卫平近年来的作品似乎颇受美国“深度意象”诗歌流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的启发。“深度意象”派提倡自然语言，力图返璞归真，强调诗歌的音乐性和“内在力量”，认为听众和读者与诗歌的相遇就是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与卢卫平在《诗歌笔记》中所说的“自在，是一切事物最诗意的表述。诗人的所有努力，就是通过语言，无限接近事物的自在”，的确有某些相通之处。

从当代诗坛的代际划分来说，卢卫平属于“60后”的一代。在我看来，“60后”诗人由于他们独特的生活遭际，他们从小经历的苦难、长大后亲历的社会变革以及后来有机会得到的较为完善的教育，使他们对生活对艺术有了不同于前代诗人，也不同于后代诗人的自己的理解，这一代诗人的佼佼者已构成了撑起当代诗歌天空的脊梁。

卢卫平在他的《诗歌笔记》中说：

我不担心我手中的笔会干涸，只要灯不熄灭，我就能从墙上我的影子挤出墨水。

如果没有诗歌，时间的每一声嗒嗒，都将成为死亡向我们逼近的脚步声。诗歌抵抗死亡，诗歌拒绝遗忘。

从中我听到了一位诗人为了抵抗时间的流逝与生命搏击的声音，也正是在这样的声音中，我看到了一个纯洁的、高尚的、真正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